



十六岁、雪地和一群羊

□赵东海

我长久地盯着一蓬芥菜花，它们是最早来到春天的绿色吧。我觉得它的叶子就是它的花朵，谁说一定要开花才是花朵呢，比起灿烂的火花般的叶片，它黄白色的小花形同陈年小米，羊们在啃食青草时，用厚嘴唇顶开这些花束，仿佛它们生长得非常多余。阳光好像也忘记了这些微小的生命，总是一扫而过，不在它的身上稍作停留。其实这些小花是多么渴望阳光的温暖，哪怕一点点细微的体察，对于这些努力绽放的米粒儿来说，这个春天也许就会完全不一样。

田野的远处有一个人和另一群羊，在青色的大地上慢慢移动，也许不是他们在动，而是地气在蒸腾，他们只是随地气波动。但我不能靠近，两群羊是不能混杂到一起的，会发生冲突，以至于无法分开，这是父亲的告诫。可我的内心却无比地想要靠近他们，我渴望跟人说话，哪怕只是站在近前看着，不说话。其实我根本不敢和他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说羊，我毫无经验，尽管我已经跟在它们屁股后面好几个月了，尽管没有哪个小丫头比我更有资格说羊；说天气、说这个春天、说午饭、说那些可怜的米粒花和一眼望到尽头的未来……可是它们该从何处说起呢？

我远远地眺望，长久地冥想，眼神空洞，内心荒芜，风轻飘飘地从我的发丝穿过，没有一点凉意。那个羊信也在望着我吗？那群羊也在渴望和我的羊会合吗？哪怕吵一架，打起来。很远的公路上传来车辆的轰鸣，声音遥远而巨大，大地震颤，把我小小的身体颠簸成田野里的一粒尘埃，此时，我的心却越来越大，大得装得下天地，装得下全世界所有的孤独和胆怯。我飞了起来，眼前无光，无限辽远，身下是喧嚣不止的城市，而我的羊，完全融入了田野的春天。

①

父亲欠我一只百灵。

他说，从内蒙古回来就把百灵带给我，是那种体型和身材都和甸子上不太一样的角百灵。可我不再相信他了。之前他说过，会在我放羊的时候陪我寻找百灵窝儿，为这句话我等了好久，直到他动身去内蒙古。其间，我无数次用眼睛询问过这件事，我不是个会表达的人，对于爱尤其如此，我期望得到由衷的爱，而不是要来的。早上我穿好衣服赶羊出门，询问父亲天气，我热望的眼神，还有在假装肚子疼的时候，我的磨蹭，其实都是在等他哄我，等他提起答应我的事。可惜，父亲每次都无动于衷。我以为他早已忘了这个承诺，也不再去关心了。想不到这次去赤峰贩土豆，他主动提起了百灵。这么说，他是记得这件事的，他也知道我的那些暗示，只是装作不在意。可是，爸，你真不该提起这件事，那样我就只有生气而不是伤心了。我容易生气也很容易忘记，但伤心不行，它要修复很久，甚至一生。我是个敏感的人，能轻易体察各种无心和有意的伤害，并且深深懂得它给一个自尊的人带来的是怎样的打击。更何况，父亲带给我的除了伤心还有难过，难过到我半年不和他说话。他听闻我和同学处对象，暴躁如雷，当时的样子我永远记得，对我来说那不仅仅是害怕，更多的是震惊，它完全超出了我心理的承受能力，惊讶到咽下了所有的辩解。爸，你不相信自己的女儿，连原因都不听！我恨你！我选择了退学，以证清白。退学就放羊去，放羊就放羊！于是，我成了这个原野上唯一的牧羊女，一个16岁的，春天一样等待绽放的花季少女，慢慢融入野地。

②

它们叫我“大耙子”，一是我个头比别的羊高，大身板，大犄角；二是我

比它们有力气，羊群里的小家伙几乎都是我的孩子，我是它们的父亲；再有嘛，我显得比别的羊笨，行动慢，脑袋不灵光。新来的放羊小姑娘认为我有病，似乎得过脑炎什么的，留下了后遗症。其实哪有这回事，我只是不想抢在其他羊的前面，谁不晓得前面的草新鲜呢。可我宁愿在它们的身后啃食剩下的东西，谁叫我“大耙子”呢。大耙子意味着责任，意味着爱护。这些，那个小姑娘可能还不懂得。她是和家里闹别扭才出来放羊的，她和她的爸爸产生了误会，一气之下就不上学了，这是一个倔强的孩子，也是自尊心极强的孩子，容不得别人说。但她很善良，每当我落在羊群后面，她都会回头来找我，生怕我掉队，担心我吃不饱。因此，我猜她没有被保护的经验和，这样的人往往很照顾别人的感受。这性格有点像我，被动、忍让，吝惜语言，把别人的高兴看得比自己重要。

白雪覆盖的原野平坦干净，大地上除了我们趟出的路不见任何脚印，牧羊小姑娘脸蛋冻得通红，她显得比以往都要开心，吆喝羊群的声音里透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她太压抑了，我不知道在她的身上都发生了什么，但我能感到她的内心是自由的。我多希望她大声喊出来啊！把心中那口浊气释放出来吧，姑娘，这是属于我们的雪地，除了纷飞又降落的雪鸟，就只有乌拉草能看见我们的快乐，你还怕什么呢。我不禁加快了脚步，试图用行动点燃她的热情。于是，雪地上留下一串音符般的脚印，前面是我的，后面是她的，我的舒缓，她的奔放，后来，我们终于唱起歌来。

雪还在落，阳光很充足，时间已近晌午，雪花亮如钻石。也就是一抬头的工夫，我们已经完全笼罩在纷纷扬扬的大片雪雾当中，树枝上的积雪随风下落，一朵朵如同小降落伞，最终将我们团团包围，白羊一只两只三只四只……全不见了，小姑娘成了雪人，只有两只眼睛在眨，像星星。远远近近的树林仿佛隐身了，就连堆在几米远的秸秆，也已经看不真切，地头壕沟里的乌拉草没有被雪完全掩盖，露在外面的部分显得十分温暖。

④

我们从不吃乌拉草。羊群里有这样一个传说，很久以前，这里有个叫乌拉的满族少女，小姑娘既勇敢又善良，长得像仙女一样，大人孩子和动物们都很喜欢她。这年干旱，春天已经快要过去了，一滴雨没下，庄稼快要闷死在大地里了，甸子上的黄草都被羊啃光了，连蚂蚁都干渴得懒得走出洞穴。时令到了立夏，仍不下雨，村里开始出现瘟疫。

乌拉姑娘也病了，只是没有别人那么严重。这天，她看望邻村病重的外婆，从甸子上经过，忽然听见天上有人在叫她，她手搭凉棚寻找，天上除了灼眼的白光，连块云彩都没有，难道是自己晒迷糊了？乌拉摇了摇头继续走，可没走几步，又听到有人叫她，这次声音更清晰，没错，就在天上，这回她看清了，是一只百灵鸟在叫她。就听百灵鸟说，乌拉，长白山里有一种草，用它熬汤可治这场瘟疫，只是路途遥远又极难寻得，你愿意去吗？如果你愿意去，我陪你。乌拉姑娘大喜过望，顾不上惊讶，回家骑上马就和百灵鸟出发了。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艰苦寻找，它们采回了仙草，医好了村民和这里的所有生灵。神奇的是久旱的天也终于降下甘霖，甸子重获生机，一片葱茏，而且还长出一种以前从没有过的草，那草身体柔软，自由奔放，风一荡如同乌拉姑娘的笑容。人们用这种草编织草席、盖顶风、鞋垫……心灵手巧的姑娘、媳妇还能用它编花、蚂蚱、蝴蝶。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乌拉姑娘，就把这种草叫乌拉草。春天，乌拉草茂密生长，如同一片云雾，站在草丛中间往天上看，准会找到一只百灵在歌唱。我想，乌拉姑娘肯定也在天上。

⑤

奶奶经常说，人的一辈子是缘，前生若无亏欠，今生不会相见。包括那些跟随我们生活的生灵，那些鸡，那些猪、猫、狗，还有我放牧的那一百多只羊，我们注定要相遇，也注定会分离。她说，善待我们身边的一切吧，我们风风火火几十年，最后都是一堆土，一缕烟。她的话让我释怀，让我想到未来，我的未来远比我的过去要长得多。我离开了我的那群羊，独自去遥远的城市闯荡。父亲急得不行，四处打听我的消息，朋友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告诉他我在哪儿？我说不用，安顿好后我自己告诉他。腊月二十三这天，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电话接通后我们互相沉默了好久，虽然是生号，父亲一下就猜出了是我，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的眼泪唰地下来了，父女连心，这就是亏欠。我说，爸，替我好好看看那群羊。父亲瞬间开心起来，马上说，它们好着呢，已经二百多只了。我流着泪说，爸，你欠我一个鸟窝儿。

等年 [外一首]

□孙宇

年就在忙碌碌的手边
此时最令父母惦记的
是北风用凛冽长鞭
驱赶过来的雪天
转眼间一半的风雪
飘白了通往村庄的夜晚
而另一半呢却停留在井边
菜园和高高的草垛前
这是雪在等雪啊
像小时候在月光底下
等候自己玩耍的伙伴
这是雪在等年啊
是今夜不眠的灯火
在等醒着的脚步
回家取暖

如果窗户不开那怎么办
假如大门紧闭那又怎么办

只要一想到年

雪花就会化成水
挂在家乡久违的腮边

年关

年关迫在眉睫
远在异乡的脚步转过身去
擦肩而过的日子
此刻一想起
但年却是乡愁抹不掉的印记
思念没有响声
母亲盼望儿归家时的笑容里
躲藏着孤独与寒意
留守的牵挂风平浪静
而每晚总有睡不着的梦
却反复唠叨着归期
为什么总渴望在年三十前
下一场大雪
因为雪花的形状
是我们过年时的记忆

散文诗 [一组]

□刘鸿鸣

红蜻蜓

小时候，怕小鸡飞进去，房前菜园的墙头上，有一排的高粱秆，在放哨站岗。夏天，高粱秆的刺刀尖儿，常有一些红蜻蜓飞来，它们好像一架架战机，等待发现敌情就马上起航。

小鸡的进犯次数不多，多的是我总想捏住蜻蜓的尾巴，常常是蛮有把握地捏住却飞了，飞了不远又落到另外一个刺刀尖上。

那时我家的菜园真像一个小机场：蝴蝶落在油菜上落成一朵油菜花；黄架上的牵牛花没牵来牛，却被一窝蜜蜂硬逼成雷达；倒是红蜻蜓飞来时没看见拉出长长的白线——可是不久就牵来云牵来雨，牵来一个个闪光的雷在天空炸响。

遗憾红蜻蜓一个挨着一个飞时也会疯狂，遗憾红蜻蜓长了那么多眼睛也会遭遇蛛网，特别是看到被燕子眼睁睁地叼走，就好像我的心也被叼走一样。

后来，每次来到长春，看见人民广场纪念碑上落着的飞机，总会想起小时候的红蜻蜓，总会想起已经没有了家的故乡。只是长春这只蜻蜓长得太大站得太高了——小孩子就是跳起来也够不到——倒是燕子飞来飞去的却无处下口，说不定早已把家安在了宽敞明亮的机舱。

车过滦县

小时候，父亲坐在船头吸烟。我一边补网，一边听他说：儿子，咱的老家在河北滦县。

我抬头望着远去的白帆愣住了：不对，你是出生在有辽塔的古黄龙府，也就是现在长春北面的农安；我出生在松花江畔，就是岸上的郭尔罗斯草原。父亲说滦县确实是咱老家，是咱们刘氏祖辈闯关东之前的老家。

为什么要闯关东？父亲说：逃难。

白帆渐渐消失了。

滦县远吗？父亲说：没去过，是在关里，很远。

后来，我在学校读书，意外地在全国地图上看到了滦县，还有一条滦河穿过，流入近处的渤海湾。

我高兴地告诉同学们：这是我的老家。

瞎说——同学们都不相信——咱们的老家是达里巴。我好像硬要装成外乡人。

从此，我就把滦县像种子一样埋在心里。顺着祖辈闯关东的路走回去，也就成了我一桩生根的心愿。

如今，一列从草原直通北京的火车，穿过山海关后，就路过滦县。不到半天愉快的里程，祖辈们竟辛酸地走了一百多年。遗憾火车在滦县车站停靠的时间太短，脚还没有沾上祖先的故土，只好把手伸向窗外——

瞅愣了的一群乡亲以为我在和他们再见，我看见滦河里正漂来一面白帆。

顶水的女人

开始是水顶着她们，从长白山天池跃下——沿着松花江走啊走，停在了哈达山下上岸。

后来是她们顶着水，走进了萨日朗盛开的郭尔罗斯草原。

装水的不是奶桶，是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

她们的长裙随风舞起，头顶上的水没有半点波澜。

习惯了手提背驮肩扛的牧人，一下子睁大了细长的眼睛。用鞭子拨开围观的牛羊，让猎犬引路——她们赶到小小的灯笼山，必须要在天黑之前。

细细的脖子，如何能挺起这份沉重。这过人的功夫，不知凝聚多少智慧和血汗。

她们头顶着水，几十年来没有间断。那条哈达铺就的路上，她们的身影不停地向远。

灯笼山下，一群顶水的女人，像草原上一朵朵盛开的金达莱顶着水珠——

草原上的湿地，正在一点点扩展。

引松工程纪念碑

是每个人的两条腿，都与另外两个人的腿长在一起。

是三个人共用一颗心脏，一心一意地守护着身下的这片波澜。

他们都是谁呢？

当年，运河是一根骨头，摆在松花江与查干湖之间。我这只蚂蚁啃累了也会仰起小笑脸，或是听会战工地的广播，或是看看红旗下挥汗挖土的伙伴。

可是，他们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既看不清容颜又无法拆散。

若是拆散了会怎么样呢？会成三面扬起的帆。

——是霍林河松花江和嫩江漂过来的帆吧？

在查干湖聚成了三个大写的“人”字，把一大滴圣水，高高地擎上蓝天。

黏豆包与糖稀的温暖记忆

□刘德森

北国的严冬，寒风凛冽，呼啸的北风似乎在诉说着冬日的萧瑟。在这寒冷的季节里，乡村农家开始忙碌起来，蒸制着那糯性筋道的黏豆包。黏豆包不仅是北方独有的传统美食，更承载着大自然的馈赠，蕴含着醇厚的乡情风味。

黏豆包的制作并不复杂，选用上好的大黄米，经过两三天的浸泡，磨成细腻的粉末，再揉成光滑的面团，放入泥盆后，在火炕上慢慢发酵。随后，将红豆煮熟捣碎，制成馅料。待面团发酵至最佳状态，包上豆馅裹成一个圆润的豆包，冷冻保存，直至来年春回大地，依然新鲜。金黄色的豆包蘸上白糖，绵软香甜，回味无穷，老少咸宜，成为冬日里的一抹温暖。

童年的记忆里，妈妈总是用自家地里的甜菜根熬制糖稀，用来蘸黏豆包食用。晚秋时节，甜菜根收获并冻储，待其完全冻透后，用秸秆覆盖，以防霉变。熬制糖稀的过程漫长而细致，需要连续数日，将甜菜根切成丝煮熟制糖，浓缩糖汁，直至糖稀非常黏稠。

那糖稀的滋味，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在白糖凭票供应的年代，母亲熬制的糖稀填补了我们对糖分的渴望。豆包蘸着糖稀，那份甜蜜，如同母亲的关爱，至今仍在我心头萦绕。

今天，尽管黏豆包依旧受到人们的喜爱，但那糖稀的滋味却已难觅踪影。蜂蜜或白糖虽甜，却无法与母亲熬制的糖稀相提并论。岁月如梭，

童年的记忆如同心中最美丽的风景，永远熠熠生辉。

时光荏苒，在时代的变迁中，许多传统美食和手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黏豆包和糖稀，这两样承载着浓厚乡愁的美食，却始终在我心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每当北风呼啸着，我总会想起家乡的冬天，想起那蒸腾的炊烟和空气中弥漫的豆香。我会亲自下厨制作黏豆包，在制作黏豆包的过程中，我仿佛能看见母亲当年忙碌的身影，感受到她为我们付出的辛勤汗水。

那些美好的回忆，总是如同电影般在我脑海中不断闪现，成为我心中永恒的记忆。